

做最好的自己 (上)

✿ PB11000 廖湘标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的深情宛然可绘，正如我对科学的一往情深。若我能遇上柳七，绝不会让他一个人把栏杆拍遍。即便我们的所爱不一，可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毅却那样的相似。从我懵懂知事到如今弱冠之年，我一路踏歌随梦，一路孜孜以求，每一个坚实的脚步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同是交战赤壁，苏轼高歌英雄本色，杜牧却低吟周郎与二乔的爱情。从小家里做建材生意的生活环境，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如陶瓷，铝合金等，与家人的淡然处置不同，我对那些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颗科学梦的种子悄然落人心中。儿童时代的想法尽管是那样的天真浪漫，却是我探索神奇世界路上的催化剂，让我越来越沉醉其中，尤其是大自然中的各种物理现象和“新奇”材料的特殊功能。初中虽然学了两年的物理课程，但是书上的理想模型却无法应对那些实际问题，也让我认识到知识的匮乏，我更加努力学习各类基础课程，努力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出于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高中三年，我选择了物理竞赛这条道路，虽说异常辛苦、冒险，因为如果没拿到奖，将

面临落下高考课程的巨大压力。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有考大学的压力，但更多的是那个科学梦想在激励自己。通过物理竞赛这个途径，我更早地接触了物理专业方面的知识，满足了我对自然界的好奇心，解决了生活中遇到的科学问题，打开了通往科研道路的神秘大门，也为我的科研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坚定的科学梦想，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虽没有金戈铁马的慷慨志向，却有上下求索的探索精神。在少年班这个高手云集的学术氛围中，无论在课程接受速度上还是知识广度上，我自知和一些同学有差距，大一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考试，前三次的月考都不甚理想，对我的斗志还是有些影响。但十年来的梦想激励着我去做最好的自己，走自己的路，坚持到底。

由于少年班学院大一没有专业限制，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到了各种感兴趣的课程。理论课程并非大家所想的那么枯燥，从力学到电磁、数学分析……一次电磁学课堂上，一张MIT团队制作的无线充电设备PPT引起了我的探知欲，我和另一名同学开始尝试做一个无线输电设备。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这和变压器原理是类似的，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由于我们的想法太简单，准备也不足，问题实验过程中接踵而来。最后，我们请教了电子系的一位教授，通过讨论，我们最终决定采用降低激励频率提高耦合效率

的办法。不知经过多少天的挑灯夜战，也不知失败过多少次，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后，一盏LED灯被点亮了。那一刻点亮的不仅是一盏小灯，更是我心中追寻许久的梦想。这次小制作不仅让我获得了中国科大2012年电磁论文一等奖，还让我体会到了实践和理论的真正区别。

大二第一学期，我自主选择了近代力学系，在少年班学院两百多名同学中，唯有我一人选择了此专业。“孤独”的背后我并不觉得寂寞，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专业的选择让我受益匪浅，在近代力学系不仅接触到了儿时感兴趣的那些材料，还很快参与到了实验室的科研活动中，而指导我的正是年轻富有活力的倪勇教授。进入大学以来，我接触到“纳米”这一热点词汇，也在一些科普报告中了解了某些“纳米”材料相对传统材料的巨大优势，这一切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什么让纳米材料如此美妙和神奇。于是，在倪勇老师众多课题中，我选择了“异质外延纳米薄膜”这一课题作为我接触前沿科学的桥梁，并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大学生创新计划基金。这次科研训练不仅让我收获颇丰，尝到了科研中的苦与甜，也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科研精神的理解：它要求的不仅仅是依照别人的方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自己大胆地提出原创观点。在科研中，没有人会直接告诉我哪一步具体怎么做，更没有标准答案参考，有的只是自己一步一步去探索。

再见，
你好

✿ PB14209 关泽宇

Bye my old world。

九月，我躺在异乡的上铺，看异乡的夜，第22次。对面楼上还零星亮着灯，人影幢幢，楼下自行车横七竖八歪斜着，宿舍走廊里晒的衣服沉默不语。

耳机里还是过去的歌，脑子里还是过去的人。但其他的一切都是新的，尤其这夜。

火车启程那天的挥手和眼泪，老城墙隐没在汽笛的余韵中，近黄昏，天上抹着一道血色。自那日起我不曾见过长安夜。只隐约记得梧桐树影和婴儿似的猫啼，但那只是印象了，淡无可淡的遥远印象。

有关高考的那些哀喜淡了之后，我们很快学会告别。那杯酒，那次旅行，那些照片，那支笔，那首歌儿，那碎花的裙，那白裙，那冷气开的过分的电影院，那些争吵那些泪……

撕心裂肺，残羹冷炙，人走茶凉。

放下与放不下，我还是走了，我们都走了，所有感伤交由时间一点一滴美化。Bye，对他们，对她们，对长安，对我的狂想，对我的小小世界。

Hello, my new world.

合肥，科大。那四方的校园，早5点微亮的天；那些陌生的猫陌生的野鸭，不知名的紫色花；那淋不进心去的雨，那4点左右，细碎洒在洗好白衬衫上的淡金色日光……

三周了。我用繁杂的事务填塞不安，活跃于各种形式的社交。我写字，面试，骑车穿越坑洼的小路。我洗澡洗衣服，泡咖啡看小说。我努力料理干净而无用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方式还是愈发模糊，我究竟没办法在这里重建长安的断壁残垣。

“空气变了，规则变了。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必须尽快改变自己，生存下去，生存下去……”《1Q84》一语成谶。

在这里生存下去。在这里听新的歌，看新的书；在这里笑，在这里哭；在这里认识新的人，爱上新的人；在这里为了新的什么东西奋斗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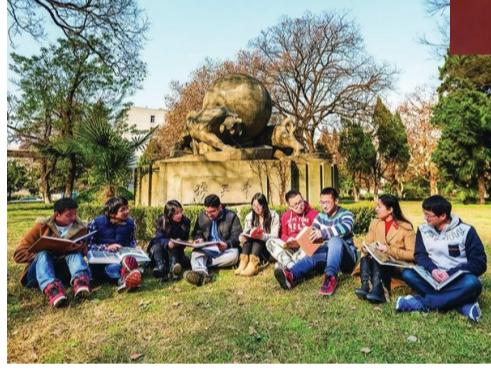
这也许并非对过去的不忠，也许。

中秋了，窗外的天空太小，看不到月亮。手机里的歌循环一周，又回到列表第一首，苏打绿《相信》。你相信有月吗？

“在另一个世界，晴空布幔拉起。”夜很深了，晚安。

Hello, tomorrow.

Hello, my new world.



图书馆里的相识相知

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Tahir已在科大学习了3个月，因为初来乍到和语言等因素，还不太适应在科大的学习。喜欢读书的他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志愿者们为了帮助他更好的学习，专门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和他一起在英才书苑分享学习心得，享受阅读的快乐宁静。天清气朗的时候，大家一起围坐在孺子牛雕塑前沐浴阳光，讨论问题，陪他聊天。Tahir说，图书馆是个美丽的地方，在这里他阅读，交朋友，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感觉。 (毛磊 图/丁菁梅 文)

写字抑或写论文

✿ 范洪义

我喜欢看书法，但不会鉴赏。两幅在我看来都挺顺眼的字条，行家能鉴别出哪幅笔力更为厚实，哪幅笔法更为细腻遒劲，而我却不能。我羡慕书法好的人，即使是业余的，瞧他们表演书法时那个挥毫洒脱、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的场面，真要怀疑他们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腕了。再瞧他们赠墨宝给他人时受者那副毕恭毕敬、如获珍宝的样子，真想放下论文不写去学书法了。

写科学论文实在是划不来，既要苦思，又要冥想，既要创新意、又要保长远。若谈起写论文前的准备工作，那更是忙煞人，先要作调研，从几个甚至几十个方向中选一个自己估量能胜任的课题。调研时，有的文章看得懂，有的文章压根儿看不懂，有的文章似懂非懂，只好不求甚解。失了几夜眠，揉揉发黑的眼圈，好不容易构思出个题目，还要去查查别人是否已做过类似的东西。有的题目做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或是结果不佳，或是做不下去卡了壳。即使侥幸做好寄去投稿，也常常被审稿者质疑，好像是伪劣产品被曝光似的，或是被要求修改，或是被指责英语不地道。要是遇到退稿，那真是五雷轰顶，觉得“霎时间天昏地又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与精力付之东流了。

可是写字呢，只要经过扎实的训

练、模仿，再慢慢渗入自己的风格，以后就可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了。字写好了，人家恭恭敬敬要去，裱好，拿回家挂在厅中，就像供菩萨一样，多有光彩。我曾请一位外国学者来中国科大访问讲学，正值一位风华正茂的安徽画家在图书馆大厅举办个人书画展，吸引不少业余书画家来观摩祝贺。我请其中一位专为老外写几个字，喜得那老外在现场又是拍照又是“Thank you”地乐不可支，高高兴兴地把所写的字条带回天涯海角的佛罗里达半岛去了。可是谁会把一篇论文拿去装潢后挂在家中呢？况且写字的同时可以练气功、练习手腕筋骨，于长寿有益，而写论文只会折寿，很快白了少年头，真是划不来了。

记得有一年，在合肥四牌楼附近的一个文物店里看文房四宝时，遇到一位自称在业余书法比赛中获奖的人，年纪已有五十多，可是他起步练字也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很敬佩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练字精神，顿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留下

地址邀他到我家拜访。果然有一天，他颇自信地带了他写的几个字作为墨宝送到我家，谈到他伏在地上在旧报纸上练字的情况，我不由得“慷慨资助”送了他一厚沓宣纸。事后我想，人家五六十岁尚可练习书法，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放弃写论文而专攻书法了。

可我知道自己的字不行，没那“天分”，这辈子恐怕连“业余书法家”的帽子也戴不上。再者，我也没有把一缸水研成墨写完为止的耐心。更糟糕的是，学写字先要临摹别人的笔体，所谓临帖，或是颜真卿的，或是柳公权的……可我天性不愿意做依样画瓢的事。看来我这后半辈子也只能绷紧脑细胞张成的精神弦在科技论文的文献堆里寻来走去。

可是，也有古人说：“学术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以来做学问的人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乎技，不足贵矣。”据此，我只求字写得有些书卷气也就怡然自得了。今年暑假尚兵先生买了一把价值百元的扇面让我填诗，我落笔后，自觉还有些文气。上月在山东某大学访问时，也曾乘兴以自己的诗写了幅书法，看到的人都说有个性，很受鼓舞。于是体会到一个人的字与其秉性或许是有一定关系的。